

■扶贫在行动·贫困一线

长在山上的“石头村”： 吃水靠肩挑，洗衣服都是奢望

临近中午，75岁的徐大娘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忙活完，扛起锄头、佝偻着腰走在了平坦但不算太宽的山路上。往前不足一里地，绿树掩映中就是她住了大半辈子的“石头村”。

7日本报成立线上线下扶贫平台首日，就接到了不少热心读者提供的贫困线索。这座名为“石瓮峪”的村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本报记者 万兵

青壮年流失 村里土地撂荒

地处济南市历城区彩石镇最南端的石瓮峪村依山而建，像是从满山的树里突然冒出来的。整个村子里几乎找不到大片平整的土地，家家户户的房屋高低错落分布在这个小山头上，石头砌成的墙随处可见。在这个村庄几乎最高的位置，一个不算宽敞的小院子终于映入眼帘。不远处，徐大娘的老伴儿徐文俊正在一个长满青草的坡上放羊。

“家里太乱。”老两口有些不好意思，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自己搭的两间半敞开式的小房；正屋有两间，一进屋门的地方是老两口的“工作间”：这里堆着一小垛连翘；而再往里走，那一间较大的屋子才是他们的客厅和卧室。

虽然是盛夏的正午，日头正盛，屋里的光线却极其不好。一侧的墙上糊满了挂历纸，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人物海报贴在油漆剥落的组合橱上，仿佛有了穿越之感。

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徐大娘打开屋子一角的冰箱，里面东西乍看并不少。但仔细一看才发现，除了一盘自己蒸的包子，冰箱里满满地塞的都是自己腌的香椿芽咸菜，而这也是村里最常见的一样菜。“到奶奶家吃馒头就咸菜最香！”这是徐大娘的孙子壮壮嘴里的“名言”。

即便家里是这种条件，徐文俊自认在村里不算差的。“村里三百余口人，六十来户，现在也就还剩四十多人。”徐文俊说。留守在这里的基本都是老人，连孩子都不多见。

“青壮年能走的都走了。”徐文俊指着不远处一个已经塌了顶的石头房子说，很多人一

旦离开了就再也不回来了。青壮年的流失甚至让村里的地都跟着荒了。“村里地面积不小，得有千余亩，但荒了2/3了。”徐文俊粗略估计。

最近的小学 离家12里地

徐文俊的两个儿子也在外出打工的队伍中，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，老实木讷的大儿子在济南市里一家超市当保安，二儿子则自己做点买卖。徐文俊和老伴儿除了家里的一点地，还养了些鸡和羊，但这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。

大约五六年前，大儿子家孩子要上学，五万块钱的择校费差点把一家人逼上绝路。“老大干保安一个月2000块钱，大儿媳上半天班，剩下半天看孩子，一个月就挣一千二。”徐文俊说。拿不了择校费，儿子有意让孙子回到村子里上学，老两口没多想就回绝了。“这里不养老、不养小。”徐文俊说，附近有个小学，但离家足足12里地。村里即便有孩子上学，也得靠老人早送晚接，腿脚都不好的老两口都明白，他们送不了。于是老两口和两个儿子共三家人，连拼带凑，硬是咬碎了牙才凑出了五万块钱。

“小的来了也不习惯啊，村里连个商店都没有。”徐文俊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村里没有的东西不只是商店。“可受了那罪了！”今年67岁的李明艳上世纪70年代就嫁了过来。她回忆，嫁过来时家里连个厨房、厕所都没有，住的还是草屋。而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情况并没有改善多少。

李明艳的老伴儿今年68岁，中午从地里回来的他带着一身疲惫就很快睡下了。“早上6点多过去，中午忙到12点才回来。”李明艳说，但这还不是最累人的地方。李明艳家的几亩



徐大娘家厨房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，灶烟把四壁熏黑。 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田在五里地以外，还要翻过两个小山头。她形容，去地里基本上是从草里钻过去的。

交通不便 老人常年不下山

出行的不便几乎成了导致村子贫穷的根源。实际上，山下不远处的村子，还是一副富庶的样子，但到了山顶，景象就大不同了。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徐文俊还记得，小时候连现在村外的那条路都没有，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什么东西都要靠人肩挑手抬，大家迎面碰上了躲都躲不开。

2013年，区里的公路部门给他们修了路，他们也能把自家鸡下的蛋拿到集市上卖一卖，赚点打油买盐的钱。也终于有一些小轿车能顺利开上来，然而从山下到山上的这条路并不足以帮他们把公共交通工具引进来，李明艳坦言自己成年不下次山，“走一趟就得一个多小时”。

交通上的不方便让村民们做点小生意都难上加难。石瓮峪村里，满村都是香椿树。徐文俊粗略估计，得占了六七成的土地面积。但他们的香椿芽却卖不上价钱。

“别地儿能卖五块，我们这也就卖三块，人家来收的得把油钱算上吧！”徐文俊说，有的

商贩瞅准了这一点，还会故意压价。有一年，一个收香椿芽的小贩把价格提到了3块5，成功吸引了村民们，挤走了别的商贩。但转脸小贩就压了价，2块5的价格，村民们不卖给他也没了办法。

这种闭塞让他们至今都吃不上自来水。徐文俊的家里备了30多个水桶，门口的几个桶里已经长满了绿苔。这是前一段时间下雨时他们接好的水，给家里的牲畜喝。他们自己则要爬到更高的小山头上，从那里的一口泉眼里打水喝。

其实此前也有人给他们打过井，但由于这里地势太高，打了60多米，愣是只出来一小汪水。“五六月份，那么细的管子，20分钟就抽完了。”徐文俊比划着说。没水浇不了地种不起作物来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，靠肩膀扛来的一桶桶水比油还珍贵。要省着喝不假，但即便省着都不敢用。徐文俊老两口坦言，要是想拿来洗衣服，那绝对是奢望。

最大的希望 寄托在养羊上

走在村里的小石子路上，不时看到地上有三三两两的青色果子，但多数已经发黑。这是村里的核桃树上掉下来的。

石瓮峪村是省级贫困村，

多年前就有相关部门进行帮扶。“开始是打算在这种冬枣，但是沾化的冬枣长到咱的地上味儿就不对了。”徐文俊说。

他还清楚地记得，2007年前后，有帮扶单位给过他们60棵香椿树，20棵花椒树，10棵核桃树。这一度给村民们带来了不小的希望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长得好好的核桃树，突然就招了灾，这五六年来每当到了核桃半成熟的时候，就会落下来，成了烂核桃。村民们的致富希望也跟着掉落在了地上。李明艳老两口地里也曾经种着百十棵花椒树，每年指望这些花椒，他们也会多得到几百到一千块钱的收入。但去年的冻灾让这些花椒树基本无一幸免，最后沦落到砍掉当柴火烧的地步。

吃午饭前的空当里，徐文俊和老伴在相对亮堂的外间剥起连翘果实。连翘多长在悬崖边，两口子一个腰不行，一个腿不好，只能靠镰刀和长杆把连翘砍回来。虽然费劲，但是晾干的连翘果实能卖出14块钱一斤的价钱，好的时候能达到20块钱。但徐文俊心里明白，这些对于年事越来越高的他们来说不是长久之计。徐文俊目前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养羊上。“一只母羊一年生4只小羊，能卖两千块钱。”徐文俊算起了账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收到贫困线索，本报记者第一时间去探访 想脱贫或提供援助，请联系本报“融媒体扶贫平台”

本报济南7月7日讯(记者 范佳 实习生 李娜娜)自7日本报线上线下扶贫平台成立后，记者接到了济南彩石镇石瓮峪村的贫困线索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见证了一个山顶贫困村的生存困境。齐鲁晚报“融媒体扶贫平台”继续等您提供线索，希望广大热心读者和社会爱心企业纷纷与我们联系。

“老父亲91岁了，还住在漏雨的危房里。”德州陈李村的邓女士在来电时心酸地说道，她父亲居住的农村土房墙皮一块块地掉，尤其是到了雨季，更是

惨不忍睹，每个月七八十元的低保就是老人唯一的经济来源。邓女士的弟弟还身患肝癌，巨额医药费更是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

天气冷时邓女士姐妹仨轮流把父亲接到家里住，但房子小，孩子一回来根本挤不开，终究不是个办法。邓女士希望能得到社会帮助，让老父亲住上遮风避雨的房子。邓女士介绍，他们村交通十分不便，村民们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。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只留下老人以种地为生。

而梁山县宋山村的刘先生

也向本报反映心酸一幕，村中有位79岁的孤寡老人每月仅有200多元低保收入，他无儿无女无房，有肺炎、肺气肿多种疾病缠身。由于没钱看病，如今一人卧床，生命垂危。

爱心征集令一出，山东恒冠新能源有限公司很快与本报取得了联系，希望能通过光伏扶贫的方式，帮助更多贫困户脱贫。“在贫困户家庭建设光伏电站，投资回报率，无需劳动投入，一次投资长期受益，很适合劳动能力不强的贫困户。企业有责任授人以‘渔’，给贫困户一条增收的路径。”该企业负

责人说。

为了给贫困村与爱心人士搭建平台，让更多人摆脱贫困，过上正常的生活，本报“融媒体扶贫平台”线索继续征集中。同时，也请爱心企业加入到我们的扶贫行动中来，奉献一分爱心，帮助更多贫困家庭。

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706，或者下载“齐鲁壹点”手机APP，在情报站提供线索。我们会在网建立专题页面，并在报纸上开辟线索专栏，实现贫困村与爱心企业之间的对接。提供贫困线索的读者请说

明贫困户或贫困村的具体位置、贫困程度、需要什么帮助等。我们将联系爱心企业或爱心人士提供尽可能的帮助，为当地脱贫助一臂之力。



提供扶贫线索，关注扶贫报道，请扫码下载齐鲁晚报官方APP齐鲁壹点。